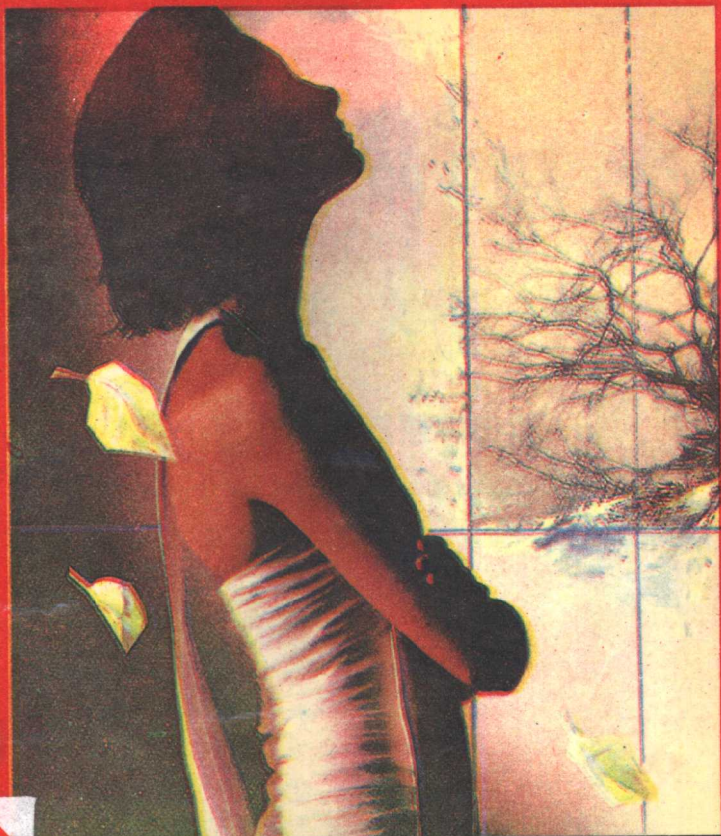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畸形的爱恋

这是一部警世恒言，将给你——清醒
思考、深沉警策、爱情温馨、生活幸福。

畸形的爱恋

(报告文学集)

编著：汪浩 田浩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1988·7

封面设计：曲 刚

~~~~~  
**畸形的爱恋**  
~~~~~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长春中医学院印刷厂印刷

封面印刷 吉林省总工会印刷厂

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8印张 160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01—30000册 定价2.30元

书号ISBN 7—80002—101—7 / I·35

前 言

人类文明的历史，打从开创，以至于今，性爱和爱情大概是普遍为人们所倾心向往、热烈追求的了。

性爱的奥秘是什么？爱情的真谛是什么？人们向往和追求它们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千百年来，在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面前，人们在思考着，探寻着。

有许多人，以理智之光，点燃爱情之火，于是从性爱和爱情中获取巨大的力量，在相亲相爱的生涯里建树丰功伟绩，为人类的文明、进步史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。

也有不少入，对待异性的爱恋迷惑不解，迷失方向，把节日似的欢乐变成地狱般的悲哀，使幸福的甜蜜幻化成痛苦的酸辛，或者如莎士比亚在《威尼斯商人》中所说的爱情的“摇篮便是它的坟堂”。

而今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，正步入改革、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。随之，人们对恋爱、婚姻、家庭和社会的观念，也在向着更文明、更高尚的境界转化、发展。

然而，变革着的思维必有迷惘，奔腾的巨潮必有漩涡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充满矛盾、冲突、撞击，有些人得到的是懊悔、痛楚、怨恨、罪过，甚至死灭。有的失去理智，呈现疯狂；有的沉入欢乐，深陷痛苦；有的追求性欲，不顾道

德；有的误入歧途，未婚先孕；有的目无法纪，杀妻灭子；有的为了金钱，骗婚骗娶；有的以变态心理猜度异性，竟然跌入深渊……

种种畸形恋爱，屡有所闻，常有所见，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。

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，站在社会的前哨阵地，在观察、研究这个现实情况的转变。社会人士也在关注着这个问题的逐渐解决。

专门从事法制工作报告的记者，根据发生的案例，记下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幕惨剧。这本书就是汪皓、田浩编纂的以报告文学形式写的十几篇真实的故事。

我们谨将此书，奉献给广大读者，愿千千万万在爱河中游泳的人们读后，引起深思，对性爱与爱情、恋爱与婚姻、家庭与社会、道德与法律等互为关联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。

愿此书，一如“警世恒言”，给人以清醒的思考和深沉的警策，给人以爱情的温馨和生活的幸福。

编 者

一九八八年六月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---------	-------

爱 的 “魔 圈”

畸恋.....	汪 皓 (1)
爱的代价.....	姚玉彬 (34)
产房，未婚先孕者的哀叹.....	毛秀中 (58)
也堪回首.....	汪 皓 韩 萍 (76)

爱 的 沉 沦

欲海中的沉没.....	韩 萍 (93)
枪声划出的句号.....	李振和 常洪昌 (109)
少女，这样说.....	周 浩 (124)
骗婚“专业户”.....	姚玉彬 (136)
浴血的“三角恋”.....	汪 皓 (148)

爱 的 困 惑

在蜜月中毁灭.....	贾志坚 (159)
死亡，不一定发生.....	许玉欣 柴凤州 (172)
梦寻.....	曲 兰 (182)
爱的困惑.....	曲 兰 (191)

畸 恋

汪 皓

爱情和人性是同义语——我记得，沃罗比约夫曾这样说过。

上篇 冬天里的炽热

萌动的春情之所以美好，就在于它既不认识到自己的产生，也不考虑到自己的终结，它是那么欢乐而明朗，竟觉察不到它会酿成灾祸。

——歌德

—

女主人洪艳今天格外兴奋，从一早她就忙着，却一点也不知累。今天，她请客，而且客人是她的顶头上司——对她过去的工作发生过影响今后并将继续影响的工程队正副“队座”。她不能不拿出全副身心侍候着。

现在，酒过三巡，男人们仍在屋里尽情地畅饮着，她好不容易暂时闲了下来，捶了捶腰，端了个小凳子，在厨房里坐了下来。

“洪艳，你也来喝几杯嘛，怎么自己呆着？”

“是姐夫。”洪艳站了起来。来人是工程队长代维，与洪艳沾一点亲戚。

“洪艳，那天装石料……”

“姐夫，这事惹你生气了……那天，陶香兰来‘例假’了，不能干重活，我就替她去了。我没跟你说明白。”

那天，洪艳到监理站去替工程队要临时行车证，回来后一看，后勤的女同志就剩下她自己，其余的都上了汽车准备去拉石料，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去，于是，二话没说，就上了车，替下了来“例假”的陶香兰。猛然间一回头，发现车下的队长代维正一脸悲色，似乎十分不满意。只有她知道这不满里包含着什么……

“姐夫，我知道你是为了照顾我，不让我干重活，可我……”洪艳解释着。

“其实，你做得对。”代维瞅了瞅洪艳：“我也只是想把你留下来，咱们还能多唠唠。洪艳，你知道吗，我就和你谈得来，愿意和你多沟通……”他的两只眼睛，紧紧盯着洪艳，盯着她那张白皙而透着少妇的娇美的脸，盯着她那丰满的胸脯。

洪艳心里一阵惶恐，抬眼看了看代维，正碰上了那双火一样的眼睛，她象触电一样，赶紧把目光挪开：“姐夫……咱们上屋里吧。”

收拾完了，客人送走了。洪艳躺到了炕上，这才觉出浑身象散了架一样，但却毫无睡意。

丈夫王力的手从另一个被窝伸了过来，被她推开了。她没有一点要那个的意思，何况现在她平静的心潮已被搅乱了。

丈夫几次遭到拒绝，来了火气，恶狠狠地爬了过来，压在了她的身上。于是，和往常一样，她丧失了活力，听任他的摆布，谁让自己是女人呢？

夜深了，两个孩子和丈夫早已睡了，洪艳仍无睡意。她忘不了代维那火一样的眼睛。凭女人特有的敏感，她知道代维的目光意味着什么。

她对代维是感激的。他是那样理解人，你的愁闷，你的心事似乎都在他的心里装着，几句话就能使你愁云顿消，心里觉着暖呼呼的，更何况，是他使她从一个出大力的工人成为一名坐办公室的现金员；她对代维也是敬佩的。不光是她，在整个公路段，在整个工程队，从技术到为人，有几个不服老代的？

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做丈夫，这一辈子该多幸福——洪艳为自己有这样的念头而吃惊。代维已经向她发出了信息，那双火辣的眼睛还能做别的解释吗？可我是有夫之妇啊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为什么要想这些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洪艳质问着自己。她发现自己哭了，泪水把枕巾浸湿了一大片。她看了看身边的丈夫和孩子们——我会背叛他们吗？

二

三个月以后，也就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对于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来说，不能不是个历史性的日子。在这一天，代维和洪艳终于没能抵御得了相互的诱惑，走上了一条畸形的爱恋之路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。

十二月十七日，代维正在白城地区大修队招待所参加会议，晚五点多钟，他意外地接到了洪艳的电话，洪艳告诉他说：段里正在搞机构改革，各股自己挑人，王力（洪的丈夫）想到养护股坐机关，想托代帮帮忙。

“姐夫，这事很急，你抽时间回来一趟吧。”洪艳哀求着。

“试试看吧，不一定行，不过……事情办成了，拿什么感谢我？”代维带着玩笑的口气说。

“王力说了，只要办成了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”

“那我要你，行吗？”仍然是调侃的口气。

“……也未必不成。”

电话搁下了，代维心中一阵狂喜。虽然是玩笑，但他知道各自说的都是真心话，而且不是在谈条件，只不过借此发挥罢了。

一年前，当代维来到大修队当队长，成为洪艳的直接领导以后，二人便一见如故。在整个工程队，洪艳算得上是漂亮的女人，那白皙的脸庞、纤巧的体态，无不显示出一个少妇的魅力，不象是一个三十多岁、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。这一切，代维的妻子——一个近四十岁的女人是不具备的。一种强烈的占有欲，驱使代维利用一切机会与洪艳接触，并且把洪艳调到后勤当现金员。他知道，洪艳对他是崇拜的，“只有你才理解我。”这是洪艳亲口对他说的，这就足够了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妻子的冷漠使他一见到洪艳就感到一阵冲动，他暗自发誓，这种冲动过去对于任何女人都是不曾有过的，他一定要把洪艳弄到手。

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，代维便匆匆乘火车赶回扶余。在车上，遇见公路段养护股股长，代维便将王力之事提出，并

护股长答应要，事情也就基本办成了。

下午三点多钟，代维下了火车，直奔工程队，到那一间，洪艳有病在家。

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，代维来到了洪艳的家。

洪艳正在炕上躺着，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，没有什么大病。也许，她是在等待？代维的心一阵狂跳。

“姐夫来了，快坐。”洪艳欠了欠身。代维顺势坐在了炕沿上。

“昨晚打电话好好的，今天咋就病了……好些了吧？”代维关切地问。

“好些了，没什么了不得的病，有点感冒。”

“注意点，天冷。”

“是冷。”

“王力的事我和段里说了，差不多。”

“还让你亲自回来一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……”

代维用手势阻止了洪艳的话，“我大老远回来，不是要听你谢的……”

接着，便是沉默。糟糕的沉默！沉默是一种孕育——不是超脱，便是屈服。我们的主人公已无法超脱了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屈服。

“艳……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……”突然，代维一把抓住洪艳的手，浑身颤抖着说。

洪艳的心忽的一下提了上来，胸口憋得喘不过气来，艰难地说：“不……不能……”

“艳，你知道吗？从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忘不了你，你就答应我吧……”

洪艳激动得想哭。她感到，与王力从相识到结婚，还未曾经历过这种感觉，她凭着本能机械地反抗着自己：“老代……咱们都是有家的，不能……”

仿佛遥远的宇宙中一个无力的呻吟，理智做了最后一个挣扎，终于屈服了……

半个小时以后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代维带着占有后的满足重新坐在了炕沿上。梦寐以求的企望成了现实，他沉醉了。

洪艳呆呆地坐在炕上，过份的激动之后便是空虚。她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，就那么呆呆地坐着。突然，她扑上前，抱住代维的臂膀，嘤嘤哭泣着：“老代……你害了我……我对不起王力，对不起孩子呀，老代……”

代维搂着她那簌簌发抖的身体，望着她那姣好的、愁苦的面孔，突然间产生了一种责任感：从此后，照顾好这个女人，便是他的天职。他抚摸着她，轻声说：“艳，我也知道咱们都是有家口的人了，也知道这样名声不好，我象疯了一样，什么也顾不得了……艳，你后悔了？”

洪艳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，摇了摇头：“不……我不后悔。老代，你知道我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和王力没有感情……往后，我是你的人了……我不后悔。哪怕今生今世就这一回也无怨了……”

代维也不知不觉掉下了两滴眼泪。他忽然感到，眼前这个女人是个软弱而诚实的女人，是一个心理失衡的女人，伤害她是一种罪过。

三

时间在不紧不慢的过去，它不会随着人们的忧愁而停

顿，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快乐而加速。相反的，一切的忧愁、快乐、忏悔、痛恨都会随着时过境迁而逐渐淡化，直至象早晨的雾一样完全消散。

只有思念是永恒的。思念就如同一坛酒，时间越长，它越发散发出诱人的芬芳……

几个月来，洪艳几乎都是在思念中度过的，尽管代维自那一日后差不多一周半月地都要来和她幽会，但她仍不满足。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代维，回忆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的美妙情景。以至于每次代维离去的时候，她都紧紧地拉住他不放，两眼泪汪汪……

在她的面前，站着两个男人，天平的倾斜度如此明显，她几乎用不着去作任何选择……唯一值得她挂念、使她感到不安的是两个孩子，但这已不能阻止她去做要做的事了。多少年来，她一直在寻找着，如今，竟然被她得到了，她不会让它轻易失去的，哪怕身败名裂。

她是个不幸的女人，四岁时，母亲便去世了。她最小，而且是家庭中唯一的一个女儿。作为男人的父亲和兄长们是无法给她温暖的母爱的。于是，便铸成了她的性格：多愁善感而又任性。后来，她长大了，背着个背包到了乡下，干了几年活，也吃了几年苦。再后来，人们给她介绍了王力。她是多么希望早一天摆脱那种贫乏而又劳累的生活啊！于是，几乎没看到王力时她就同意了。一九七四年，她招工回城，不久就结婚了。老实说，她没有体验过小说中、电影里那种爱的心境。她只知道，王力是个男人，是个能干那种事的男人。她为他生了一儿一女，组成了一个令外人钦羡的家庭。然而，谁知道她的不幸。

她为他，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。体贴、关心，包揽了几乎一切家务活。背着一个、领着一个，艰难地去托儿所，去买菜，去洗衣服……然而这仍然免不了她的不幸。

他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男人？娇妻爱子，都不能引起他的一丝热情。他是那样粗鲁，竟然非打既骂……女人是离不开爱抚的，可她却没得到过真正的爱抚。有的只是夜晚那无休止的纠缠……她以一个女人的所有的能力改造他，感化他，然而，久了，她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的，因为他没有文化，知识的贫瘠使他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苍白，她彻底绝望了。只是因为两个孩子，才勉强维系着这个家庭。

如今，代维给了她所需要的全部——一个女人的女人意识。从他那有力的拥抱中，她感到了女人存在的意义。她常常暗自感叹：人的外表和内心是多么不谐调，一个外表老实的王力，竟是那样粗野，而一个长相粗豪的代维，心又是那么细，那么会体贴人，爱护人。她没有理由不把自己压抑的、如火一样的情感完全捧给代维！

这就是一九八五年春天的洪艳。

频繁的接触和交流，使代维和洪艳日见情深，如胶似漆，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。这就不能不引起外界的猜忌和传言。当然，王力也不能不引起怀疑。凭自己的观察，他信。但代维曾与他有恩，把他从工地弄到了养护股坐办公室，他总觉得欠了人家的债，况且代的一言一行都有一股无形的威势震慑着他，使他产生一种卑琐的心理，从而不敢在代的面前说半个不字。但是，不能便宜这小子。他想。

一九八五年十月的一天，洪艳七点过五分就上班去了，而往常，每天都是七点半左右。这是一个反常现象。王力便

盯了上去。

七点四十分，洪艳从工程队大门走了出来，顺着大街向西走去，到了银行门口没有停下，又继续拐弯向北街走去，不一会，便来到了代维的家。洪艳走了进去，大门随即被插上了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这一分一秒对王力来说是那样难挨，尽管他早有思想准备，但眼看着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同裘共枕，他不能不感到一种耻辱。他咬紧牙关，等待“最后时刻”的到来。

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代维终于从大门走出来，王力迎了上去。代维一看，急忙返身将大门锁上。

“代股长，不用锁门吧？洪艳还没出来呐。”王力两眼紧盯着代维。

“洪艳没在……”代维显然有些慌乱。

“不对，她的车子就你家，快将大门打开。”

“我……钥匙扔在屋里了。”

“那你跳过去取。”王力说得斩钉截铁。

代维完全乱了方寸。尽管他平时从未把这个“情敌”放在眼里，但被人堵在屋里，总不是件光彩的事，夺人之妻，切肤之恨——他只得从大门上爬了过去，投出了钥匙。

王力开了大门，径直来到了屋里。洪艳坐在椅子上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不敢正眼看他。

“老代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欺负人也欺负到家了！”王力逼视着代维。

“兄弟，这事你都知道了，对咱们两家都不是光彩事，为了孩子，你就把事压下来吧。”代维哀求着。

王力翻了翻白眼没吱声。

“兄弟，大哥这里给你跪下了，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。”代维说着当真跪到了地上。

眼看着在整个公路段都赫赫有名的代股长、代技术员竟跪倒在自己的脚下，王力觉得很好笑，心中竟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。

令人悲哀的快感。

“咱们以后再说。”说罢，他又朝洪艳挥了挥手：“还不给我滚回去！”

代维站了起来，爱恋而又担心地看了看洪艳，目送二人走出了大门……

第二天，洪艳一上班就来找代维，说王力要买摩托车，缺二千元，让代帮着借借。

这是一种讹诈，一个交易。在这个交易中，一个男人失去了灵魂，而另一个男人，将会走进黑暗的深渊。

“老代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受委屈，你不该跪，应该跪的是他呀！”洪艳拉着代维的手哭着说。

“艳，为了你，什么我都可以办到，这又算啥呢？”

“我要和他离婚，一天也不能和他过了……你家还行，还能维持，我离婚就好了，……你愿意来就来……”

“离吧……咱们都离……”代维自言自语地说。

四

代维一开始是没有想到过要离婚的，他和妻子霍英是自由恋爱。婚后，应该说家庭关系还是和睦的。妻子有主见，替他担起了整个家务，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眼角的鱼尾纹夺去了她青春的魅力，但和同年人相比，也还算风韵犹存。

但他为何背叛了她？到底是从哪一天有了离异的念头？代维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他受不了妻子的冷落。他看过一些医学书籍，知道女人在二十岁后，性的要求逐步增强。可是她好象恰恰相反，一如既往的被动，一如既往的冷漠，他从来也没体验过“热烈”这么回事儿。

性，在我们的社会是个敏感的问题。除了几本医学书刊可以公开论及外，是不可随便发议论的。而这在社会学，家庭学，婚姻学的领域里，又是多么重要的课题。不仅仅是心理学家和医学家，几乎整个社会都承认这一点，夫妻间的性生活的和谐对于一个家庭的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斗胆触及这根神经的原因之一。

代维身强力壮，精力充沛，而妻子却总是那么不冷不热。甚至没有主动地吻过他一回，这实在让他受不了。超余精力使他不能不注意起自己的周围……终于，他认识了洪艳。在她那儿，他感到了女人的全部。生活就是这样不可思议：同是一个女人，在另一个男人面前是那样厌倦，几乎他的身体一碰到自己就会本能地产生一种厌恶感，而在代维这儿却显示了不可抑止的热烈。她和她，同样是女人，但却又如此不同，就象宇宙中的星球，有的热，有的凉……

“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，我感到洪艳是真正理解我的人……”这是在代维和洪艳事发后，代在交待材料中说到的。

一九八五年，代维担任了一个工程指挥部的指挥，平时基本都在工地，每周能回家一次。这一回，由于施工紧张，他已有两周没回家。

这天，代维骑摩托回段里取资料，当天就得返回工地，